



好孩子·大字童话桂冠故事



秘密花园

MiMiHuaYuan

[美] 弗朗西丝·霍奇森·伯内特◎原著●孙睿◎改写

曹文轩倾情推荐

最动人的故事最美的书
疏朗大字带来更轻松的阅读体验



学习出版社

适读年龄
9-12岁



好孩子·大字童话桂冠故事



秘密花园

MiMiHuaYuan

[美] 弗朗西丝·霍奇森·伯内特◎原著●孙睿◎改写



学习出版社

适读年龄
9-12岁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秘密花园/(美)伯内特(Burnett,F.H.)原著;孙睿改写;徐芳,贾晶晶绘.-北京:学习出版社,2012.5

(好孩子·大字童话桂冠故事)

ISBN 978-7-5147-0218-7

I.①秘… II.①伯… ②孙… ③徐… ④贾…

III.①儿童文学-长篇小说-美国-现代-缩写

IV.①I712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81663号

秘密花园

MIMIHUAYUAN

原 著:〔美〕弗朗西丝·霍奇森·伯内特
改 写:孙 睿

策 划:白银时代
责任编辑:边 极
特邀编辑:庞 咏 王晓锐
插 图:徐 芳 贾晶晶
装帧设计:白银时代

出版发行:学习出版社
北京市崇外大街11号新成文化大厦B座11层(100062)
010-66063020 010-66061634

经 销:新华书店
印 刷:北京信彩瑞禾印刷厂

开 本:71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印 张:11.25
字 数:98千字
版次印次:2012年5月第1版 2012年5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-7-5147-0218-7
定 价:23.00元

如有印装错误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序

在西方，无论怎么往前推，“分级阅读”也是一个很迟才出现的理念。它的背景，必定是后来成为主潮的科学主义的蔓延，必定是后来的认知心理学等现代学科的诞生和鼎盛。

“分工细化”作为现代社会的一大特征，最终导致了各方面的细化，比如阅读。

在科学主义尚未成为主潮、成为人类的思维模式之前，我们在看待事物时，习惯于将世界看成一个没有层次、没有缝隙、没有前景和背景的整体。用“混沌”一词，对那时的认识世界的模式进行描述，显然是非常合适的。

在这个时期，不可能有人提出“分级阅读”的概念——连发现“剩余价值”的马克思都不可能。

但后来，随着现代社会的日趋成熟并走向极致，原先工种混杂甚至不分工种的劳动方式、生产方式得到了彻底的改变。分工越来越细，越来越明确，学科的建立也大致如此。原先没有学科，后来就有了学科。而学科又一分再分。一门叫心理学的大学科，后来分成了大量的心理学子学科：儿童心理学、犯罪心理学、人格心理学、疾病心理学……不一而足。

现代社会的思维模式就是如此：将原先看作“混沌”的整体世界进行层面、层次的无穷区分。

于是，就有了“分级阅读”的概念。

毫无疑问，这是一个现代的科学概念。它的合理性、合法性是毋庸置疑的。

中国现在讲这个概念，是顺应潮流。学习出版社以分级阅读的名义出版这样一套书，自然也是顺应潮流。

当然，在中国推广分级阅读，还面临一些较为复杂的情况。西方“分级阅读”这一理念提出的前提是：社会获得了相对均衡的发展。巴黎的法国与南部乡村的法国，差不多是在同一水平上的法国。一个统一的分级阅读计划，是诞生在这个国家已经充分工业化，教育相对公平、均等的前提下的。然而中国呢？中国大概是这个世界上发展最不平衡的国家。东部与西部、城市与乡村、新贵与平民、重点与非重点，有着很大的差异。

这么说，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把“分级阅读”暂且搁置起来呢？我以为不可。我们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。我们可以根据一个相对多数，制定一个相对合理的分级阅读计划。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套书，做了这样的努力，并且我以为是成功的。

最后，我必须要说的是，当我见到这份书单时，我进行了仔细的斟酌和考量，结论是：这是我在这些年所见到的一份非常出色的书单。

唐文邦

2011年11月17日于北京大学蓝旗营住宅



第一章 一个人也没剩下

玛丽·伦诺克斯被送到她叔叔的米瑟斯韦特庄园的时候，每个人都说没见过这样难相处的孩子。她和她的父亲一样是个病秧子，脸蛋瘦削，脸色蜡黄，身材单薄，头发又黄又稀，一脸的不耐烦。

她的妈妈是个交际花，最喜欢和擅长的就是在宴会上和上流社会的人一起寻欢作乐。她当初根本不要玛丽这个孩子，所以玛丽出生后就被丢给了一个印度籍的奶妈，奶妈把她带到没人注意的地方。到她六岁的时候，她几乎已经是世界上最自私、最专横的小混账了。所有的家庭教师都讨厌她，如果不是玛丽自己想读书的话，她恐怕连认识一个字母的机会都没有。

就在玛丽九岁那年的某一天，天气热得像蒸笼一样，那天早晨的气氛有点儿不对劲儿。几个土著仆人不见了，玛丽所能看到的仆人们都在四处乱窜，好像丢了魂儿一样。她的奶妈也没出现。玛丽独自来到花园里，

在游廊旁边的一棵树下自己玩。

她正咬牙切齿地练习着准备骂奶妈的话，就听到她的妈妈和什么人走了过来。没错，那是个帅小伙，玛丽认识这个人，他是个年轻军官，刚从英国回来。玛丽瞪着那个小伙和她的母亲。

“有这么糟糕吗？天哪，是真的吗？”玛丽的妈妈惊恐地说。

“糟透了，”年轻人的声音都在发抖，“糟透了，伦诺克斯太太。你两个星期之前就该去山上的。”

玛丽看到她妈妈的双手紧紧绞在一起。

“哦，我知道我应该去！”她喊着，“我就是为了参加那个该死的宴会！我真是个傻瓜！”

就在这时，撕心裂肺的嚎哭声从仆人宿舍里传了出来。

“怎么回事？那是什么声音？”伦诺克斯太太喘息着问。

“有人死了，”年轻军官说，“你没有告诉我在仆人那里也爆发了。”

玛丽一下子明白了为什么今天看起来天下大乱了。

一场致命的霍乱爆发了，很多人像蚊蝇一样纷纷死去，奶妈也在其中。一天之内，另外三个仆人也丢了性命，其他的人见势不妙纷纷逃走了。

在一片混乱和狼藉之中，玛丽躲进了她的幼儿室，



没有人想起她的存在，她在幼儿室里哭累了就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。

等她醒来的时候，周围一片寂静。没有人说话，也没有人走来走去。玛丽琢磨着，奶妈死了，会换谁来照顾她呢？

她在床上躺了半天，一直没有人来，房子里变得越来越安静。地毯上传来窸窣窸窣的声音，她低头一看，一条小蛇正慢慢爬过，它的眼睛像两颗闪光的宝石。玛丽并不害怕，因为小蛇并没想攻击她。

“够静的，是吧，”她对小蛇说，“这里好像就咱俩了。”

话音刚落，院子里就响起了脚步声，而且越来越近。

“看这片废墟！”她听见一个人大声说。“可惜了那个美人！我猜那个孩子也……我听说她有个孩子，不过好像从来没人见过那孩子。”

几分钟之后，门被打开了，玛丽站在幼儿室的正中间。她皱着眉头，看上去特别不高兴。这也难怪，她觉得肚子饿了，可是却没人理自己。

第一个进来的男人是个高级军官，玛丽看到过他和自己的父亲谈话，军官看见玛丽后吓了一跳。

“巴尼！”他惊叫起来，“这儿有个小孩儿！就小孩自己！在这么个鬼地方！我的天，这孩子是谁？”

“我叫玛丽·伦诺克斯，”小女孩说，同时努力挺直腰板，“大家染上霍乱的时候，我睡着了，直到刚刚才醒。你能告诉我其他人在哪儿吗？”

名字叫巴尼的年轻人悲伤地看着她。“可怜的孩子！”他说，“这儿没有人了。”

就这样，几乎是在转瞬之间，玛丽一下子就成了孤儿，没了父亲，也没了母亲；这世界上只剩下个玛丽小姐。

所以房子里这么安静。没错，这座大房子里，真的只有她和那条……小蛇。



第二章 玛丽小姐真是倔强

玛丽曾经喜欢远远地看着她的妈妈，她觉得她很漂亮。然而，当那漂亮女人去世以后，玛丽很快就把她忘掉了。因为她太小了，还不懂得为自己的命运焦躁不安。

最开始玛丽被送到一个英国牧师家，不过她不喜欢那个家。牧师没什么钱，却有五个孩子，年龄都差不多。他们穿着破旧的衣服，为了争抢玩具打成一团，玛丽很讨厌他们。当然，那几个孩子也不喜欢玛丽，第二天就给她取了个绰号，让她火冒三丈。

那绰号是个叫巴兹尔的小男孩最先想出来的。他长了一双蓝眼睛，鼻子上翘，玛丽恨他恨得要命。

当玛丽蹲在地上用石头垒着花园时，巴兹尔就围着她绕圈，还边跳边唱，做着鬼脸。

玛丽小姐，真是倔强，

你的花园，长成啥样？

银色风铃，贝壳闪亮，

金盏花儿，排成一行。

其他孩子一听他唱就哄笑了起来，还跟着他一起唱。玛丽越生气，他们就唱得越来劲，“玛丽小姐，真是倔强”。从那以后，他们就称她“玛丽小姐真是倔强”。

“你要被送回家去了，”一天，巴兹尔对她说，“就在这个周末，我们都很高兴。”

“我也很高兴，”玛丽问，“哪里是家？”

“她不知道家在哪里！”巴兹尔挑了挑眉毛，一副七岁小孩的蔑视神气。“当然是在英国！你要去你叔叔阿奇博尔德·克兰文那里。”

“我根本就不认识这个人！”玛丽气冲冲地说。

“我知道你不认识，”巴兹尔答道，“他住在乡下的一栋老房子里，脾气暴躁，还是个驼背，长得很吓人，没人愿意理他。”

“我才不信你的鬼话。”玛丽转过身，用手指堵住了耳朵。

周末很快到了，玛丽被一个军官的妻子带着去了英国。到了伦敦，玛丽被交给了阿奇博尔德·克兰文派遣来接她的妇人——管家莫得劳克太太。她是个身体壮实的女人，满面红光，眼神锐利。玛丽并不喜欢她，不过



莫得劳克太太也不怎么把她当回事儿。

“我的天！她一点儿都没遗传她母亲的美丽吗？”
莫得劳克太太大声说。

“等她再长大点儿就漂亮了。”军官妻子好心地
说：“女大十八变。”

自从玛丽离开了奶妈住到别人家里后，她就渐渐感到了孤单。她经常觉得别人都不友好，可是她从没觉得是自己很难相处。

玛丽躲在列车车厢的角落里，一脸的焦躁。黑色的裙子衬得她的脸色更加蜡黄，稀疏的头发无精打采地从黑色皱丝帽下散落出来。

“我这辈子从来没见过这么‘破’的小孩儿。”
莫得劳克太太想。（“破”是约克郡话，指惯坏了，任性。）

“我觉得我也该跟你说说你的情况了，”她说，
“你听你父母提过你叔叔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玛丽皱着眉，她几乎记不起她父母和她谈起过的任何事情。

“嗯”，莫得劳克太太嘟哝着，“我觉得你该知道一些——你得有思想准备，你要去一个奇怪的地方。”

玛丽好像没听见一样，一言不发。莫得劳克太太吸了一口气，继续说：“那是一幢很大的房子，大得吓

人。估计那房子有六百岁了，就在牧尔边上。有将近一百个房间，不过大部分房间的门都锁着，里头有画、精致的古老家具，还有其他各种东西在那里，不知多少年了。对了，房子周围还有个花园子。”

她停了停，换口气说，“别的也就没什么了”。

玛丽纹丝不动地坐着。

“那么，”莫得劳克太太说，“你有什么感觉？”

“没什么感觉，”玛丽答道，“我不知道那地方是什么样儿。”

莫得劳克太太轻笑了一声：“你为什么待在米瑟斯韦特庄园我不知道。不过我知道，你的叔叔是不会为了你给自己找麻烦的，我敢肯定。”

她停下来，突然好像记起了什么。

“他的背驼了，”她说，“这把他害惨了，一直到结婚之后。”

玛丽听了显得漠不关心，但是眼睛还是不由自主地转向了莫得劳克太太。她没想到驼背也会结婚，莫得劳克太太看到了她的变化，兴致高涨了起来。

“她是个又和善又漂亮的人儿。为了她，你叔叔可以做任何事。没有人会相信她能嫁给他，但是她嫁了。有人说她是为了他的钱，但是我知道她不是——她绝不是。”

莫得劳克太太肯定地说：“当她去世的时候——”



玛丽一下子跳了起来。“天哪！她死了吗？”

她抑制不住内心的惊讶，这让她想起一个法国童话。童话里有一个潦倒的驼背和一个美丽的公主，她突然间可怜起阿奇博尔德·克兰文先生来。

“是的，她死了，”莫得劳克太太回答，“他变得更古怪了，谁也不见。大多数时候他都不愿待在家里，在米瑟斯韦特的时候他就把自己关在西边楼里，除了皮切尔以外不见任何人。皮切尔是个老人，从小就照顾他，知道他的脾气。”

玛丽一下子不开心起来。一幢牧尔边上的阴森房子有上百间屋子，门几乎全部上了锁。房子里还有一个驼背男人，喜欢把自己关起来。

她盯着窗外，嘴唇紧闭。

“你不用指望见他，因为你大概不会有什么机会，”莫得劳克太太说，“你也不要指望会有人来和你聊天。你只能自己玩，自己照顾自己。有人会告诉你哪些房间可以进，哪些房间不能进。你不要在房子里瞎溜达，也不要东摸西碰，那样的话克兰文先生会很生气的。”

“我不想东摸西碰。”小玛丽冷冷地说，就像她对克兰文先生的可怜之情突然爆发一样，她马上觉得他很讨厌，在他身上发生的一切都是他活该。

她把脸转向车窗，凝视着灰蒙蒙的好像永不休止

的暴雨。她定定地看了很久，那片灰色在她眼前越来越沉，越来越沉，她渐渐睡着了。



第三章 跨过牧尔

玛丽醒来时莫得劳克太太已经从某个车站买来了装在篮子里的午饭。她们吃了点儿鸡肉、“冷牛肉”面包抹黄油，又喝了点热茶。

大雨似乎下得更大了，车站上的每一个人都穿着湿漉漉、亮闪闪的雨衣。保安点燃了车厢里的灯，莫得劳克太太喝完茶，然后睡着了。玛丽盯着她一直看，直到自己再次睡着。

她第二次醒来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了。火车也已经停了，莫得劳克太太正在摇着她。

“醒醒！”她说，“该睁开眼睛啦！到斯威特站了，我们还有路要赶呢！”

玛丽站起来，费力地睁开眼睛，莫得劳克太太整理着她的行李。

这个车站很小，除了她们之外没有别人下车。

在站台旁，停着一辆四轮马车。玛丽看到车厢装

饰得很漂亮，扶着她进车厢的车夫穿得也挺时髦。他身上的防水长大衣、帽子上盖的防水布都滴着雨水，闪着光，那个魁梧的站长也是这样的打扮。

他关上门，和车夫一起堆好行李箱子，他们开车了。

“什么是牧尔？”玛丽突然问莫得劳克太太。

“再过十分钟你向窗外看就能看到了，”莫得劳克太太回答，“我们得走五英里穿过米瑟牧尔才能到庄园。你看不到什么东西，因为天很黑。”

玛丽不再问了，只是在角落的黑暗里静静地等着，眼睛望向窗外。她们经过一个极小的村庄，然后又经过了一座教堂，接着驶上了公路，接下来很长时间没有任何变化——至少玛丽觉得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。

马车的速度终于慢了下来，好像在爬坡，现在周围看不到灌木篱笆和树木了。

“嗯！现在可以肯定我们上牧尔了。”莫得劳克太太说。

她们在黑暗里一直往前赶，尽管雨停了，风还是急急地掠过，发出吓人的呼啸。马车过了几座小桥，桥下流水很急。

“我不喜欢这儿，”玛丽心想，“一点儿也不喜欢。”她的嘴唇缩得更紧了。

马车在爬坡的时候，玛丽看到了一点亮光，莫得劳



克太太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

“啊，看到那点灯光闪我心里真高兴，”她大声说，“那是门房的灯。等一下我们一定要好好喝杯茶。”

她们的车经过圆顶拱廊驶进一片开阔地，停在一栋低矮的但是非常长的房子前面，房子似乎圈起了一个院子。玛丽起初以为那些窗户里没有灯，但是她下车后就看见楼上的一角有暗淡的红光闪现。

入口处巨大的门是用厚重的橡木嵌板做成的，嵌板形状奇特，装饰着大铁钉，镶着一条条粗粗的铁棍。门里面是一间巨大的厅堂，灯光很暗，墙上画像里的人脸、穿着铠甲的人体让玛丽连看都不想看。她站在石头地面上，好像变成了一个渺小的影子。

一个穿着整齐的瘦老人站在为他们开门的男仆旁边。

“你带她去她的房间，”他的声音有些沙哑，“他不想见她。他明天早晨要去伦敦。”

“好的，皮切尔先生，”莫得劳克太太回答，“愿意听从您的吩咐。”

“你要做的，莫得劳克太太，”皮切尔先生说，“是保证他不被打扰，不让他看到他不想看见的东西。”

接下来玛丽·伦诺克斯被领着去她的房间，经过一